天

古文眞寶

大

16
849
3

行 16
門 へ
帙 849
卷 3

碑類 卷之十 後集

潮州韓文公廟碑 謝臨川撰

潮州韓文公廟碑 謝臨川撰

潮州韓文公廟碑 謝臨川撰

孟子の公孫丑章句下篇子曰善政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

此ノ数句兼二第三節一

孟子曰我ニ善養二吾浩然之気一是気也配二義与一レ道無一レ是餒也

上ノ註ノ句

其必ニ心有不依身体之形而卓然有立者

張良ノ子房封留侯

常之中而墨子天地之間平然遇之王公失其貴晋楚

為墨翟相備前著教八雖詳見漢史本傳

又太平廣記所傳墨子至魏時於大王家

陳事字獅子依其相定

天下出六奇封留侯疑有

序之数字看如此脱漏

其然豈ニ偶然一哉

字如彼竹墅

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特力而行

不待生而存不随死而亡者其惟義乎

木カ謝ニ句法好

故在

天為星辰在地為河嶽

佛説見上著何卿注精

理之常無足怪者

謝ニ云此ノ論

自東漢以来衰弊

端兼起歴唐正観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

之天下靡然従公復以干

消ニ此ノ

救句

文起八代之衰

之ニ為諸儒倡

代謂東漢魏晋

宋璟

陳隋也

通海天下之溺

弱文公毎言直道救十篇皆與行

川ノ廻ニ狂瀾ノ所ニ

救海人心之溺

忠犯人主之

怒

中ニ愈上ニ表極諫帝大怒

将加其罪姓名之句

将如牛之鬱者為不已之一公久

囲ニ之何也姓名之句

无事矣會元翼亦遭

三省救之皆免

唐第十三主穆宗長慶
甲寅歳正月崩壽卅
年是年薨此第二句補
此一件前三廢而甲辰
至是始書乃補元其間
事故作此補元其間
三百五十七年昔一字指
之欤山谷所作天子挽詞
云帝綿世馬垂空望
白雲未其地也上說
非也故題云自言耳
公未降下生以前在天
帝之郊手抆雲漢以
文章下天垂劍光其脈

同元豊三年庚午歳
祐七年甲寅三月薨世
作銘文公廟碑九其
間二十五年也

礼記表記云民之敝生必死其敝鬼薄而敝子下陵若為野其敝愚惷而
百物之精也神著也柔子新注曰如鬼神之德光矣是昭明其
是光輝底烝若然底惽惽是漠然無度又曰昭明乃光景之容烝烝
翼翼神君至其風肅然注云言又曰烝烝是見神精气交感処
是忽而气蒸出物之言死者魂由敝子土者也其

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而潮人獨信之深思之
至思昔惽惽若或見之蘧伯玉
惽惽若或見之蘧伯玉
豈理也哉微意警策
乙豊三年庚申
伯韓文公之廟潮人請以書其事手
公昔騎龍白雲鄉中帝所
使歌以祀公其詞曰
楠梁体每自抑揚七十二前句為
公昔騎龍白雲鄉帝所
孫子繡雪錦裳史記曰帝
止飛行羽經日七
色之光雲錦裳
而小人学道則易使也此論潮
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
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
禱雨謝而教句合祭法第二節
見文公廟不見淫祠而廟
在刺史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為艱前太守欲請諸朝作
新廟不果元祐五年朝散
養士浪民者一以公為師民既悦服則出令曰礿新公
廟者聽民惟意立一地於州城之南七里期年而廟成
貳日公吉囲方里而論于潮潮不能一歲而收沒而有矣
其不眷戀于潮也宜矣載曰不忘公之神在天下者如

西游ト云ハ其道与日月同也
草木ト云ハ韓公ノ道光輝發越シ雖草木亦傳及ス如荷池柳溪稲雖木芙蓉ノ品類皆佩服其餘光之光輝

唐書韓愈傳云帝大怒將抵以死裴度崔群曰愈言訐牾罪之誠宜然非内懷至忠安能及此願少寛假以來諫諍乃貶潮州刺史

糠。西游咸池畧扶桑 一字書曰畧者智也行也巡行曰畧蓋此ノ處巡ノ字乎
離騷飲余馬於咸池揔余轡乎扶桑淮南子曰日出于暘谷浴於咸池拂于扶桑
草木衣被昭回光。追逐李杜參翱翔 韓公詩云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長
汗流籍湜走且僵 張籍皇甫湜皆從韓公游
滅沒倒景不得望 司馬相如大人賦貫列缺之倒景服虔曰人在日月之上下視日月之反從下照故其景倒
作書詆佛譏君王 第三段論 論佛骨表詆佛譏君ニ謂ル一段蓋美考 南遊觀也
佛骨表謂佛本胡人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入宮禁以此骨付之水火表入帝大怒將抵以死裴度崔羣等救解之乃貶潮州刺史
要觀南海窺衡湘歷舜九 唐第十三代憲宗
疑弔英皇 山海經云蒼梧之川其中有九疑山在零陵營道縣湖中記曰疑似也山有九峯其形相似故曰九疑史記二女舜妻長曰娥皇次女英從舜南征三苗道死沅湘之間葬蒼梧

離騷注海若海神名莊子有北海若馮夷水仙莊子云馮夷得之以游大川又曰何伯
前漢高祖紀曰吾所以軍霸上待諸侯至而定要束耳師古注曰要音一妙反約也
韻會去声嘯韻約音要約也周禮司約注約言語之約束也韻會入声藥韻約字注却切纏束也約束韻會入声藥韻約音於略切葉韻詩注切叉沃韻
犦音雹牛名郭璞注犎牛也領上肉犦胅起高如橐駝韓愈此歎犦觡両歎無服當者故全牧供刻犦牛於廟雹音文效韻
韓文注曰蕉芭蕉也味如蒲萄子長數寸一作蕉葉黄一作蕉黄
大荒ハ荒山名云天之外文公之神其自天大荒下ル也或大荒ハ云闕列也

祝融先驅海若藏 太公金匱南海之神曰祝融 離騷使湘靈鼓瑟兮令海若舞馮夷皆海神
約束蛟鱷如驅羊 謂韓公驅鱷魚見前注
鈞天無人帝悲傷 第三段六句 指朝天 韓公 謂天無人輔之
謳吟下招遣巫陽 巫陽巫祝之美名也下招之
佐文公殁於長慶四年 唐末十四代穆宗長慶四年 帝悲傷之國傷也
青謳吟此歌招文公之魂
犦牲雞卜羞我觴 犦牲者犎牛郊祀志立粤祠而以雞卜 史記郊祀志
於粲荔丹與蕉黃 文公羅池廟碑 韓文三十在柳州 池廟碑
犦蒲角反三反又音雹
荔子丹兮蕉黃為迎送柳子厚之歌也蓋公只用其事使潮人以祭文公亦如文公使柳人以祭柳子厚也
公不少留我涕滂翩然被髮下大荒 文公之詠翩然下 韓文第五題云雜詠
韓文注韓曰謂復仙去蘇東坡為公廟別廟武終末坡多取此言
大荒被髮騎麒麟客有隨筆ニ刻暴得李習之皇甫湜
李侯皆稱頌文公之文各極其至又東坡此碑一出

柳子才也桐葉封弟辨
注疏曰史記晉世家成王與弟戲削桐葉爲珪以封弟虞以其封君子無戲言言必行之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史佚周大夫也子無戲言於是遂封叔虞於唐此則桐葉封叔虞於唐卑近野記急若風之文也而史佚以之明矣若曰周公賀史不之見孫宥又見到倉說苑作周公業同觀經而不盡信於經猶可子言經觀史而不盡信於史猶可與言史經史猶有不可信言焉於左矯之辭治於異端之學也論衡所以駁乖違明正義者其說桐葉封弟曰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曰以封汝周公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乃封小弱弟於唐叔虞燕居剪桐葉以爲珪與叔虞曰以此封汝汝其以此事汝侯汝侯以告史佚選日擇元妃生子名虞及生子文在手曰虞故名其子曰虞字子于成王同母弟十有三人周公相焉其餘管蔡霍魯康衛冉聃毛聃郇伯凡十人皆有分職以和協王室王室既寧天下既平乃建諸侯而藩屏周室故封建親戚以蕃衛王室周公之相成王也其職如此其可以戲而已乎且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曰以封汝周公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乃封小弱弟於唐叔虞燕居剪桐葉以爲珪與叔虞曰以此封汝汝其以此事汝侯叔虞喜以告周公周公曰君天子之言史必書之禮必成之樂必歌之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周公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今成王封唐叔虞於晉周公又從而賀之是成王過舉而周公又從而賀之也不當封耶

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戲以地以人與小弱者爲之王其如得爲聖乎周一說難解且周公說難解

後而成之耶又說不幸王以桐葉戲婦寺子將舉而從之乎況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有說有不幸止何若難得倒大抵難文字須爭說須倒大抵難文字須難得倒前既難倒須說正理說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

荀子曰將以爲爵耶則是天子將爲有利耶則失是大事將爲

史記通俗忠傳平準君過類三事事君者之類人間平準君貴之出觀之皆笑曰如以薛公為賢也今觀之多財小丈夫耳通俗君聞之如苦乎俱下衍繫恭敬教誨百人之道而已矣

曲阜孟子之辭也交辭也善與人同辛苦為君將以為智耶則是天下大事非可以為智明矣

為病要不其當不可使易也幾句卻而況其賊乎

若賊而必行之是周公教主逐周公輔成王道以通從容優遊要在順之大中而已必不違其失

而為之辭意思又不當東練之馳驟之使若牛馬然

則敗矣且家人父子尚不能以此克責君臣

商耶是特小丈夫設計不合者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則史書

信結業李蛇曲折有不一而足歌

成之史佚又說一難在成主與叔虞削桐葉為珪以與叔虞

史佚因請擇日以封叔虞於唐

詩辨東素曰洪氏容齋隨筆載李賀七歲以長短之製名重京華他日拜謁韓文公特為辨一篇又

或謂賀不避家諱文公特為辨一篇至正主張皓論旧唐書有自稱主諱滿至正主張皓論旧唐書有自稱主諱湖至正主子

三說韓文注昌黎之意以其比其名而非其人故不諱耳

愈與李賀書力賀舉進士賀不舉進士為不孝而責賀爭名者

毀之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為不孝而為此

聽者不察和而倡之同然一辭皇甫湜曰子與賀俱得

罪愈曰然律曰二名不偏諱某之者曰讀若言徵不稱

下文為徵所護也

礼記曲礼上云卒哭乃諱礼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新注卒而虞之而卒哭卒哭之前猶用事生之礼故卒哭乃諱其嫌名者音同者不偏諱可単言

論語八佾篇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注包氏曰徵成也杞宋二国名夏殷之後也夏殷之礼吾能説之杞宋之君不足以成之也鄭玄曰献猶賢也我能不以其礼成之者以此二国之君文章賢才不足故也

論語衛霊公篇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師冕出子張問曰与師言之道与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注孔安国曰師楽人盲者也名冕歴告以坐中人姓字及所在処也馬融曰相導也

在言在不稱徵是也。律曰不諱嫌名。釋之者曰謂若禹與雨丘與蓲之類是也。

韓文注作烏非也 烏蓲草名 詩音義

今賀父名晉肅賀舉進士為犯二名律乎為犯嫌名律乎

韓文注云一本有肅字

父名晉肅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為人乎

夫諱始於何時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歟

周公作詩不諱

孔子不偏諱二名

春秋不譏不諱嫌名

康王釗之孫實為昭王

韓文注釗音昭

曾參之父名晳曾子不諱昔

周之時有騏期漢之時有杜度

此其子宜如何諱將諱其嫌遂諱其姓乎將不諱其嫌者乎

漢諱武帝名徹為通不聞又諱車轍之轍為某字也

諱呂后名雉為野雞不聞又諱治天下之治為某字也

今上章及詔不聞諱滸勢秉饑也

惟宦官宮妾

古文尚書大誥篇康王將崩命畢公召公諸侯相康王作顧命云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孔安国注曰用奉我言敬安太子釗康王名某謂史記及通鑑其餘典籍皆以昭王為康王釗之太子康王釗武王以後才三代主昭王瑕才四代主今此文云康王釗之孫実為昭王未審

周道衰微資治通鑑諸侯相伐楚人不服周昭王南征不返済漢中流膠液王及祭公皆溺死在位五十一年崩子満立為穆王注云見左傳僖公注文不同左傳僖公伐楚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又云昭王南征不返寡人是問諸水濱詳見僖公傳

輟耕録後集三云呂后名雉為野雞為男諱呂后諱雉今臣下呼雉為野雞帝諱徹改徹侯為通侯光武諱秀改秀才為茂才明帝諱莊改莊助為嚴助唐高祖諱淵改淵為泉劉元海改戴淵為戴若思

軟弱批云歟近太祖廟
譏孝弟爲仁本章
近代祖廟譏校近云
孝廟諱
爾花石批云此諱最
嘉廟時人諱之
名太春

宦官宮妾ノ
上ノ一段有カ
言行事宜
今考之於經質之於律
耶凡事父母幾諫
公孔子亦可以止也今世之士不務行周公孔子之行
而諱親之名則務勝於周公孔子矣見其感也
夫周公孔子豈不可勝乎周公孔子豈不可勝乎
宦官宮妾警
策則是宦官宮妾孝於其親賢於周公孔

乃不敢言論及桷以勾結犯梓主君子之
將要收服周孔爭柔旦關起
何所法守句已念周孔爭柔意
為不可

手爾柔者耶 柔則有損

魁本大字諸儒箚義解古文眞寶後ノ七

魏本大字諸儒箋解古文眞宝 後集 巻之八

出師表 諸葛孔明

前漢 後漢 三國 晉 唐 宋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内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徳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親賢遠小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遠賢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値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奬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徳之言則責攸之禕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謀以咨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言

後出師表

臣亮言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强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以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愛惜軍資以養士卒實以事勢不得安也今南方已平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以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徳之言則責攸之禕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謀以咨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言

表類

出師表 東晉 孔明

不韋大哉言乎 伊訓説命相表裡 秦漢以來事君爲悦者所能至也 冷齋夜話 李格非善論文章嘗曰孔明出師表李令伯陳情表皆流出肺腑中惻怛懇至讀之不覺墮淚 陳情表皆流出肺腑 晁以道嘗愛此二表以爲不減相如封禪書 晁説之嘗愛此二表以爲不減相如封禪書 是知文以氣爲主 王通曰類模正諸野博諸史作説參諸經 大志念深遠詳味乃見吳魏國賊不與共生王業不與偏安之意 先帝創業未半 泳歸人漢昌帝子中山靖王勝之後 先主也 姓訓諱備字玄徳涿郡涿縣人漢景帝子中山靖王勝之後 帝攝蜀而中道崩殂 昌帝位僅今天下三分曹丕受漢帝禪國号成都 創業出盛于中道出會亡也

魏孫權称帝遣使改元黄龍與蜀通好

孫權於魏太和三年 魏文帝 黄初四年 呉王 魏封 江東 与蜀三分天下

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内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内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

侍郎董允等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

事無大小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親賢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

前日被刺實繁有徒陛下所見也此皆數十年之内所聞也若復數十年後陛下棄臣等於地下則此輩必復蜂起於朝臣雖有忠貞之節無所復施矣此臣所以為陛下慮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責攸之禕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謀咨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言

軍勝所記事蹟畫圖

前日向寵薦舉於先帝稱其能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

事無大小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親賢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

軍勝所記事蹟畫圖

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毎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霊也。侍中尚書長史参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

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乱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許先帝以駆馳。後値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来二十有一年矣。

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憂慮、恐付託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奨率三軍、北

出師表 後漢 諸葛亮

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

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

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

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眾議舉寵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

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

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

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並日而食臣非不愛惜身命顧王業不偏蜀都偏在一隅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

然臣所以不顧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責攸之禕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言

後出師表 後漢 諸葛亮

臣亮言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強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責攸之禕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言

後出師表 後漢 諸葛亮

臣亮言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強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並日而食臣非不愛惜身命顧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強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並日而食臣非不愛惜身命顧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強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並日而食臣非不愛惜身命顧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強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

人奔太祖軍失下如雨稍向其力隨敗前突太祖素稍勇閭
魏志張魯字公祺沛国人祖父陵客蜀学道鵠鳴山中造作道書以惑百姓從受道者出五斗米故世号米賊陵死衡又行之遂據漢中以鬼道教民建安二十年太祖出散關至陽平魯衛不肯之後降太祖拜鎮南将軍又封閬中侯
東莱三国志蜀志詳昂昂十三趙雲傳未云建安中諸葛亮駐漢中亮出軍揚声由斜谷道曹真遣大衆當之亮令雲與鄧芝往拒而身攻祁山雲芝兵弱敵強失利於箕谷軍退貶鎮軍将軍卒謚順平侯
蜀志卷六趙雲傳云字子龍常山真定人也本屬公孫瓚瓚遣先主妻子南走雲身抱弱子即後主也保護甘夫人即後主母也皆得免難先主自荊州南攻劉璋召雲與張飛等俱泝江西上平定郡縣至江州分遣雲從外水江陽與亮會于成都

兩稍自操云賊未行乃扶上郡微稍危

然後偽定一時尒。況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任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為能，猶有此失，況臣駑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期年耳，然喪趙雲、陽群、馬玉、閻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賨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今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

昌霸地名　未詳所出　肥親自渦入淮出肥水軍合肥者數矣　巢湖在廬江　南巢湖　權亂合肥　李服三国志無傳　夏侯淵見前注　共退協先主擊之斬淵首　操得張魯以夏侯淵守漢中

東莱三国志詳昂建安十三年公南征劉表表卒子琮降劉備公至赤壁與備戰不利備遂有荊州諸郡。十五年冬作銅雀臺　或説云赤壁敗在建安十四年

賨夷賨叟　青羌　散騎武騎　糾上声　糾合　左傳

此到襄陽衆十餘万曹公曰江陵有軍實恐先主據之

視太子男遷子男東人自兒童歷平安敘部伍祖父習奧六日本大必爲將軍之授左馬寮之事太祖父
帝明帝論書傳
晉書顧榮傳榮字彦先吳郡吳人也吳平入洛時人皆羨其才榮雖未弱冠奉聖旨歸
先亡同人也吳平入洛時人皆羨其才榮雖未弱冠奉聖旨歸
兄弟同入洛時人皆羨之八福田中看病福田爲孝
初榮與同寮宴見執
矢者心欲不飢有敎矣
之色榮剖矢飼之曰看問
其故榮曰當有緩急而不知其味人類主倫
敗榮爲倫長史被執
將誅而敎矣者爲報幸
救之厚免者主固已爲大
司馬榮素好琴及幸於
人帶琴於座客鼓一
張翰哭之慟既而上疏敘琴敎曲操琴而歎曰嵇生
善曰案傳曰同被
見如淫漢書注曰言淫爲太
者淫敎官新官也漢爲
曰大子屬官有洗馬掌
曰前驅也屬雅曰猶煩也
漢官秦承上爲主馬曰
新客隋育公門以報具
施史記曰孟嘗君相秦
使其弟舍人親子收也言
而不敎孟嘗君聞其故
對曰有宿客賜假之數
爭則殺孟嘗君之弟
曰解注引急於屋隅大教
許不許臣之進退實爲狼狽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
曰解注引賜不得
親子許孝廉有聞之
上陳言孟嘗不作私書與邑門以明孟嘗
供養事微賤自諫也陳落也言新侯其資不能報此恩
曰周帶勁猶狷失據塊迫因執也朝曰前除洗馬臣以大有表韓通緩慢倦也隱病也
敢去退謂住也猶狷悔懼也

帝朝仁在故老猶蒙於育況臣孤苦特爲尤甚且臣少事
僞朝言少事僞朝
數紹漢正統名正
本末順孫之列門七
自絕於
秋罔羣僞朝事訖至
郎署本圖宦達不爲名高今臣七
善曰鄭玄禮注曰敎謂向導大也言國家大也
蒙拔擢豈敢盤桓有所希冀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奄
善曰本豈子上有但字
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臣無以至今日祖母無
臣無以終養孫二人更相爲命是以區區不能廢
遠臣密邇宗祀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

銑曰僞朝謂蜀朝也
滅故曰此
西山廣雅曰秦國也
善曰毛詩曰既優既渥言君之恩厚也
善曰老傳曰孟子謂齊王曰無恒產而有恒心者
不謀夕何其及也
周曰危易若傳易故
處謀也言朝不謀夕
至今之生
善曰鸚鵡賦曰西隸
守之足惜
言同隸守殘守也區
區勤心也殫盡
祖母劉氏年也

善自養親無乖伯又愛傳託自鳥鳥之情誠矯偽飾
豈依奉其地設喬復言及雜親親取奉所以陛下
查下也

魏本大字諸儒箋解古文眞寶寒之八　後集

出師表

臣之幸苦非獨蜀之人士及二川牧伯所見明知皇天
自睹是以不敢忘驅馳前件
伯士實所共鑒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
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責攸之禕
允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謀以咨諏善道察納雅
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
零不知所云

魏本大字諸儒箋解古文眞寶寒之九　後集

歸去來辭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爲形役奚惆悵
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
覺今是而昨非舟遙遙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
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歡迎
稚子候門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攜幼入室有酒盈樽引
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顏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
易安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以流憩時
矯首而遐觀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以
將入撫孤松而盤桓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遊世與我
而相遺復駕言兮焉求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
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於西疇或命巾車或棹孤舟
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
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
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爲乎遑遑欲何之富貴
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
東皐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
復奚疑

出師表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
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
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
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
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爲
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爲忠善者
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
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
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
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
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
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事無大
小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
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
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
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良死節之臣願陛下
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
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
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
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
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
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
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
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
奸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
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
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
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責攸之禕允之等之慢
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謀以咨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
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
所云

歸去來辭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爲形役奚惆悵
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
覺今是而昨非舟遙遙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
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歡迎
稚子候門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攜幼入室有酒盈樽引
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顏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
易安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以流憩時
矯首而遐觀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以
將入撫孤松而盤桓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遊世與我
而相遺復駕言兮焉求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
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於西疇或命巾車或棹孤舟
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
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
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爲乎遑遑欲何之富貴
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
東皐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
復奚疑

出師表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
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
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
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
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爲
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爲忠善者
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
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
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
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
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
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事無大
小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
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
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
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良死節之臣願陛下
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
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
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
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
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
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
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
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
奸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
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
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
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責攸之禕允之等之慢
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謀以咨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
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
所云

歸去來辭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爲形役奚惆悵
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
覺今是而昨非舟遙遙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
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歡迎
稚子候門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攜幼入室有酒盈樽引
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顏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
易安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以流憩時
矯首而遐觀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以
將入撫孤松而盤桓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遊世與我
而相遺復駕言兮焉求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
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於西疇或命巾車或棹孤舟
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
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
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爲乎遑遑欲何之富貴
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
東皐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
復奚疑

韓文大難文部　原道　樊汝霖注曰淮南子以原道名篇許氏叢書言本也公所作原道原性等篇大意謂其奥衍

宏深与孟軻揚雄相表裡而佐佑六經識哉是言東坡嘗因孟子疑能得許大見識耶求古人真新進曰孟子醇乎醇者与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若非有見識豈千餘年後便斷得伊川亦曰退之晩年作文所得甚多如曰軻之死不得其傳似此言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必有所見二先生之論豈雖發者哉補注山谷嘗曰文章必謹布置毎見後學多以其原道命意曲折後以此概求古人法度如老杜贈韋見素詩布置最得正体如官府甲第廳堂序序各有定処不可乱也韓文公原道与尚書尭典蓋如此又今本道同孔子之易春秋自聖人以来未有也東部原道原性原毀行難禹問佛骨表諍臣論自諸子以来未有之

若春

予曰山則不可毀天道乱而日月星辰不得其行地道乱而草木山川不得其平人道乱而夷狄禽獸不得其情天者日月星辰之主也地者草木山川之主也人者夷狄禽獸之主也主而暴之不得其為主之道矣是故聖人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

結得極妙

韓文公士眉山文章軌範第一載之　文章軌範小部載原道其注曰此集之文章自得道理強淵明平天心發英華與欽之気筆勢无敵究熟之作経義作策必擅大名於天下

原道

按韓愈傳愈毎言文章自漢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後作者不世出故愈深探本元卓然樹立成一家言其原道原性師説等数十篇皆奥衍閎深与孟軻揚雄相表裡而佐佑六經云山谷云韓文公原道一篇東坡嘗稱文與相傳之正道以闢佛者布推

為虚位一韓文注誠有楊方里曰道徳之實非虚也而道徳之位則虚也韓子之言仁与義為定名又曰吾之所謂道徳者合仁与義言之也而後道徳之虚位可得而実矣若夫闢仏老要安知老子平生談道徳乃欲捐棄仁義一味自無上去更不知道徳自仁義仁義在此二字既言仁義後必結曰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而無待於外之謂徳亦未嘗謂仁義身是道徳故不得不表出之補注亀山楊氏曰韓子意曰由仁義而之焉斯謂之道充仁義而足乎己斯謂之徳所謂道徳云者仁与義而已故以仁与義為定名道徳為虚位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仁義性所有也則捨仁義而言道者固非也道固有仁義而仁義不足以尽道則以道徳為虚位者亦非也

置最為得体　迂斎云詞厳義正攻撃佛老有開闔縦捨文字如引繩貫珠

博愛之謂仁　正理

謝云五字句散起

行而宜之之謂義

謝八字句

由是而之焉之謂道

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徳

謝十字句　按曰是謂仁義之乎道也

謝云上句短下句長此両四句皆横句法此乃文章亦巧処

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徳為虚位

迂斎云総説　按曰仁義定於己也

故道有君子有小人而徳有凶有吉

謝云短便頓挫文勢

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

坐井而観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

病源謝云當看荘子

為仁孑孑為義其小之也則宜

韓文注此語出老子

是之書照音詡

其所謂

馬氏藤有子貴注子並孤独貌説文無不稱也

陶宏景輯耕記校以黃金道也自魔佛也五戒

道之其所謂道也其所謂德也非所謂道德也
所謂德也 此一截謂老子
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
言之也 天下之公言也 老子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
言之也 一人之私言也 史本傳老子乃著書上下篇言
道德之意五千餘言 此一節
篇斷盡聖人之道與老子同 不一之也
同處更不一處 新
之行有 火于秦 史秦皇紀李斯請 史官非秦紀皆燒之
外自 新
說者 案說字
尉雜燒之 黃老于漢 曹參傳聞膠西有善公治黃
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 此用黃老術 又儒林傳黃生
用黃老術 又竇太后又好黃老之術

今下五字自又燒毀為城旦

佛于晉宋一百後漢已前未見金人長丈頂有光明辭臣回西方有神名佛其形長丈六尺黃金色遂於中國立形像像自此佛始入中國 新
佛祖通載永平七年明帝感夢遣使天竺問佛法始傳中國 新
甲寅四月八日宣殿人金像動有五色光入夢太傅楚王問義由對曰西方有大聖人生也後二千年當教被及此土
石記在南郊天祠前以 新
年時至今年四千八十九年也不知佛在世七十九歲
遺教指王道與奉持等十八人西訪其道 新

老子晉宋間注南本晉出北本魏隋也

王本作魏晉出隋見
魏隋也

謝曼山本作晉宋魏隋者以閒

此古見之本如何汗也

汲冢傳繫辭 秦黃老
言治官民好清淨 佛于西
陳魏隋以下事佛 謝同
漸護于代尤促 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于楊則入于
墨 孟子題辭戰國縱橫異端並起若楊朱
墨翟放蕩之言以于時惑衆者 不入于墨則
入于老不入于老則入于佛入于彼必出于此謝云西
梆歸墨人多改字為文飾陳 傳云歸
言自撰新說亦是把古人文言變化入佛者主之出者奴
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 謝云入于楊墨佛老者必出于
聖人之道為奴附異端者必以聖人之道為汙行憶後人之
執從而聽之 迂曲此文數正說之出也
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

振曰老者謂老子老子者 振曰吾師之弟子謂孔子但可為弟子列

止觀六云我遣三業化彼真丹震旦緇白論云大矣伏犧氏也本應老大士佛尼父也儒事業信矣迹行斷行
說淨五篇宣布五常之明令之勿殺邪淫之遵三界之重教家孝順重等業信彼教孔子者孔曰佛者西方聖人之
光淨菩薩彼教顏回摩訶迦葉彼教老子說西方聖人彼教老子
說令之勿偷盜邪婬之道皆改心行非一皆從淺以至深精微以為着其始修心則依佛法倪受三歸也如君子之三畏而又五戒新教盜婬妄語飲酒等不仁義禮智信同

與安勿三業清淨法行經云目光菩薩彼教顏回光淨菩薩彼教仲尼迦葉并彼教老子

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為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說而尚之也從事於詩書家務觀周籍孔子抱南面之術天注誤歟惟幸之於只而又筆之於書家務觀周籍孔子抱南面之術天注誤歟今遍之禮樂之乘明遍德之說孔於老聃嗚後之人雖歌今將往其教教乎俱至周問禮於老聃嗚後之人雖歌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執役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

接有不求其端不詩其本惟怪之歌聞古之為民者四

今之為民者六古之教者

民有商民有農民有工民有士民有今之為士者

慶其三今之教者慶其三今之佛者老農之家而食粟之家

世宇函倫經云秋藏蓋十九云老聃迦葉身菩薩孔丘是注引定慶經云老子四葉夫子儒童皆共化身雖新今三教理歸一揆

六王之家一帝用器之家六貴乎之家而資乎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曰吾用得新文驚古之時人之宮多美有聖人者立曰一一無後教之以相生養之道謝云此一段見得天地間不可无聖人之道聖人之道有功於人非小佛老可及

迂曰眼目曰聖人治天下有倫理驅其人蟲地禽獸而處其中至矣悲後為之衣食造板為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無板為之宮室為之工以騰其用為之貿以通其有無為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哀為之禮

老子王弼注史記老莊申韓傳独
堙滅時其雖論老子而作書則
蓋據虚無自然之本以制名教
未有若我同也作書則
吉凶在堂中不得世也
今案老子王弼注古written
通用不煩隔也并古通
用焉云爾

以次其先後爲之政以幸其必怠惰
第十
爲之井以鉤其強棟相欺也爲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
第十一
之轉換相奪也爲之城郭甲兵以守之皆至而爲之備
第十五
焉生而爲之防謝曰此九機句法
濤注浪讀若快心賜意不貪
其下字之重義此章法也
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
庚桑而淵黙聖人已
死則大盜不起天下平而无故矣聖人不死大盜不止
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聖利盜而
之則并爲斗解而竊之爲權衡以秤之則并與權衡
而竊之爲之符璽以信之則并與符璽而竊之爲仁

今其言曰佛老聖人不死
大盜不止

義以矯之則并與仁義而竊之故繩墨生焉
橛注毀折也小盜不起
民不爭弹残天下之平
法而民始可與議論
嗚呼其未知大盜之止
如古之無聖人再起
人之類滅久矣吾言一注何也
有頻挫謝云此教句
文賜序同意可之看
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
牙以事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謝云第一句
之令而致之民者也第二句
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第三句
失其所以爲君第一句
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失

言化爲人之者無羽
毛鱗介以牙事以何
事食暑風雨以爭
食邪
此說君臣令民之
道

韓文退之序屠文賜序云小民有傳布而置行者以
生以求誌銘云見新豐山文字軌範第二又韓文序部

其所以爲臣乎不出樂米麻絲作染五通儒財以事
此三段論佛老之法不可正教
其上則誅此異乎三綱法
三綱者謂君臣父子夫婦也下有相生相養之道父子禁而相生相養之道父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乎
老所以不韓文公每相生相養之生下無佛字
鳴呼其亦幸而生於三代之前
而行之意
而不見正於堯湯文武周公孔子也
堯湯文武周公孔子也
之與主其號名殊其所以爲一也
而創食其業雖殊其所以爲智一也
此三段論佛老之法不可正教
今其言曰曷不爲曷不爲
意外意有關健帝智之帝道
大古之無事
佛者之誤
此三段論佛老之法不可正教
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爲暍
之易也責創之食者曰曷不爲飲之
易上擊水佛老也
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
此三段論佛老之法不可正教
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韓文注格物致知在即物窮理
心誠意者將以有爲今也欲治其心說佛老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事其事謝佛老之說天下
韓文注猶曰夫焉得獨言夫倫
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狄之禮則夷之
此三段論華人父子君臣之不知變用
進乎中國則中國之
韓文注明言人而不知禮義則與禽獸奚擇
謂夫子正心誠意將以有爲也非有爲非是老子不能至是
大古之無事
佛者之誤
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爲暍之易也責創之食者曰曷不爲飲之
易上擊水佛老也
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
此三段論華人正心誠意有爲天下之道
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韓文注猶曰夫焉得獨言夫倫
心誠意者將以有爲也今也欲治其心說佛老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事其事謝佛老之說天下
此三段論佛老之不知變用
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狄之禮則夷之
此三段論華人父子君臣之不知變用
進乎中國則中國之
韓文注明言人而不知禮義則與禽獸奚擇
謂夫子正心誠意將以有爲也非有爲非是老子不能至是

史太史公自敘傳曰蓋日
韓文注月渙若武廣
暮適曰楊雲之適孟軻
其倫皆是以爲適二賊
也雖出周裏東妻適
徵而爲我之適勝敗乃
道之作首況博爰爲
言而然之可驚事孤獨之疾者有養也至讀書日則文取其
孔子不相用不足爲孔墨作業福傳曰適所謂獨善其身者也
其老子楊朱之道者耶此旨以伸事爲之適彼爲我之賊拔毛
不適於世爲也

韓文注孫曰僖二十三年
尤氏机子亦用夷礼改
曰子

滑頌
毛詩三十閟宮頌僖公脩
復周公之宇武王孫
膺荊舒是懲膺伐
當也箋曰懲艾也僖公
与有相公孝義兵革
武与魯南文荊及郯
舒一天下無敵霸業
罹狄通用
韓文注葵曰藩子曲曰
禽二字朝ノ従事
於仁義礼智刑名度
数之閒向形而上者
禽所不知也東萊曰
虜信而休佛老子謂
墨同科豈知道哉韓
禽二於文為从离隻
曰張籍寄韓愈詩
元不若書愈非寄以
又復之既而東萊作
等其毒敵籍而作
其東萊也大抵言論
其東萊也大抵言論之子曲所云秩氏柳子厚在當時於送僧浩初序已有此論今其公書攘之集剛之矣孝者其注意

夷礼則夷之
公羊朝用夷礼故曰子
夷而進於中国
則中国之穀梁文九年楚子使
膺荊舒是徴膺伐
當也箋曰徴艾也僖公
与有相公孝義兵革
武与魯南文荊及郯
舒一天下無敵霸業
罹狄通用
韓文注葵曰藩子曲曰
禽二字朝ノ従事
於仁義礼智刑名度
数之閒向形而上者
禽所不知也東萊曰
虜信而休佛老子謂
墨同科豈知道哉韓
禽二於文為从离隻
曰張籍寄韓愈詩
元不若書愈非寄以
又復之既而東萊作
等其毒敵籍而作
其東萊也大抵言論
其東萊也大抵言論之子曲所云秩氏柳子厚在當時於送僧浩初序已有此論今其公書攘之集剛之矣孝者其注意

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
俏論詩曰我狄是膺荊舒是
懲詩閟
宮篇
此詩頌魯中興不合狄夷狄二教自古之時人之容多矣
幾何其不習而為夷也謝云好
句法
夫子謂先王之教者何
此段極論先生教其学子前教之中語錯綜相照
也謝云此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乎
一轉机
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
一樣
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
句
禮樂刑政其民之
句
短

其為教易行也其字
句
應此是也
章法
是故以之為己則順而祥以之為人則愛而公
以之為天下国家無所處而不當
謝云上三句一樣句法第四句此
便変化十三字一句此
句法
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
盡其道而天神假謝云
字法廟享而人鬼享
字法曰斯道
也何通也謝云文有関鎖
句法
曰斯亡之所謂道也非向所謂
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此一
句
居宮室此一
句
短其食粟米蔬果魚肉此一
句
其為適易明
又長
其服麻絲其
句
其為教易行也其字
句
應此是也
章法
是故以之為己則順而祥以之為人則愛而公
以之為天下国家無所處而不當
謝云上三句一樣句法第四句此
便変化十三字一句此
句法
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
盡其道而天神假謝云
字法廟享而人鬼享
字法曰斯道
也何通也謝云文有関鎖
句法
曰斯亡之所謂道也非向所謂

為己何悔矣為己為
人並言之語益加切

韓文注孫曰尽其当為
謂然得其天年

孫曰周礼祀天神享地示
鄭人見徳至也人見禮
亦也徳言指

老與佛之適也呂云關健領乾以是傳之乘以是傳之
禹以是傳之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以是傳之
傳之孔子以傳子思子思以傳孟軻軻死不得其傳焉呂云以
荀與揚也樽節而不反精語琴而不詳由周公而上而爲君故其
說長謝云伊川云周公後一人之適不行亦傳適之行百世元善傳千載
其說於此然則如之何而可也謝云此一轉有力幹轉如何收
拾結旨不窮不流不止不行迂之又言所以封與端之適不流佛老之適不止
人之適不行佛老之適不止此佛謝云佛老之適不行自法最巧人其人
其言陸盧
其若曰佳明先王之道以適之謝云此一段
蠻雾孤獨廢疾者有養也此一句出禮運其示慶乎其言也呂云言語下得好
一篇皆大議論結得尤有力似軟而妥健言有盡而意无窮
論類論古今人物之類
樂毅論後漢仲長統字公理少好學性倜儻敢言不拘小節每州郡命召輒稱疾不就常以爲孔子遊帝王者教之以禮樂故其容貌可觀人物若以言語遊帝王者教之以詩書故其文辭可傳今樂毅不遊帝王之門欲以言語動之是謬之甚而不自得也故不取焉

故爲之
著論云

伊長統

使吾有良田廣宅若山陵流溝也瑕丘竹木周布場圃築前果園樹後井車足以代耒耜之役養親有粢珠之膳妻奴子無事苦身之勞良朋萃止則陳酒肴以娛之嘉時吉日則烹豚以奉之遊田苑馳走林濯清水追涼風釣游鯉弋高鴻弄絃歌雅頌之下詠帰高堂之上雲霄參昇之名爲壇而秦其上以祈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於平沂風乎舞雩詠而帰安神閨房思老氏之玄虛呼吸精和永至人之彷彿噓唈呼吸吐故納新又曰至人无己也

與達者數子論道講書俯仰二儀錯綜人物彈南風之雅操發清商之妙曲

絃之琴遺南風之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三禮圖曰琴本五絃周加二絃文王增二絃武王加一絃最清也。遊意玄妙之門觀天地之開不淡雷漢出字

受道時書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則可以淡雷漢出字

宙之外笑山岳蔑夫人帝王之門哉

前漢扈列傳六有賈誼傳洛陽人

名曰言秦之過失門第四論有

過秦之論論秦之過失門第四論有

過秦之論論秦之過失門第四論有

過秦論 前漢賈誼傳

為博士著過秦論論奉之過

賈誼

後漢書伊長統字公理山陽高平人少好學博洽著論以明之統性傲儻敢直言不務小節與時人或論之狂生高會會有野聞統名高之奉高會高陽余乃相薄奉事每論說古今及時俗行事恒發憤嘆息之尚統云

理亂篇 損益篇 陰陽 誡篇 附統所述也

秦孝公據崤函之固擁雍州之地
（函 函谷関の名 擁 擁也）
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巻天下包挙宇内
（窺 窺伺する 席 席巻 包 包含）
囊括四海之意并呑八荒之心当是時也商君佐之
（囊括 袋に入れて括るように取り込む 八荒 四方の果て）
内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戦之具外連衡而闘諸侯於是秦
（法度 法律制度 耕織 農業と織物 守戦 防衛と戦争 連衡 秦に従う外交策）
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没恵文武昭襄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挙巴蜀東割膏腴之地
（拱手 労せずして 西河 黄河の西 蒙 受ける 膏腴 肥沃）
北収要害之郡当是時也商君内治法度明賞罰
（要害 守りやすく攻めにくい地 郡 県の上の行政区画）
挙信於民
（挙信 信義を示す）
天下之士合従締
（合従 南北に同盟 締 結ぶ）
交相与為一当此之時
（交相与為一 互いに結ぶ）
斉有孟嘗趙有平原
（孟嘗 斉の公子田文 平原 趙の公子平原君）
楚有春申魏有信陵
（春申 楚の黄歇 信陵 魏の公子無忌）
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寛厚而愛人
（明智 賢明で知恵がある 愛人 人を大切にする）
尊賢而重士約従離衡兼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
（約従 合従 離衡 連衡 兼 併合する）
士於是六国之士有甯越徐尚蘇秦杜
（甯越 徐尚 蘇秦 杜 杜赫）
赫之属為之謀呉起孫臏帯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
（呉起 孫臏 帯佗 兒良 王廖 田忌 廉頗 趙 趙奢）
奢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脩呉孫子之兵
（呉孫子 孫武）
斉明周最陳軫召滑楼緩翟景蘇厲楽毅之
（斉明 周最 陳軫 召滑 楼緩 翟景 蘇厲 楽毅）
属通三晋之約使秦無東面而攻
（三晋 韓 魏 趙）
秦之時
（秦之時 秦が強大だった時代）
当是時秦人開関而延敵九国之師逶遝而不敢進
（開関 関を開く 延敵 敵を招き入れる 逶遝 ためらう）
秦無亡矢遺鏃之費
（亡矢遺鏃 失われた矢と折れた矢じり）
天下已困矣
（困 困窮）
於是从散約解
（从 従 合従 散 解体）
争割地而賂秦
（賂 賄賂）
秦有余力而制其弊
（弊 疲弊）
以攻天下之国
（攻 攻撃）
国已破矣
（破 破滅）
天下已定矣
（定 平定）
秦人已老矣
（老 老いる）
而新主少
（新主 新しい君主）
国雖完
（雖 たとえ…でも）
已無守戦之臣矣
（守戦 防衛と戦争）
陳渉甕牖繩枢之子
（甕牖繩枢 甕の窓口と縄の戸口 貧しい家）
甿隷之人而遷徙之徒也
（甿隷 農民 遷徙 流刑）
才能不及中人
（中人 普通の人）
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
（仲尼 孔子 墨翟 墨子 陶朱 范蠡 猗頓 大富豪）
躡足行伍之間而倔起阡陳之上
（躡足 足を踏み入れる 行伍 軍隊 倔起 突然起こる 阡陳 戦場）
率疲弊之卒将数百之衆
（疲弊 疲れ弱った 卒 兵士）
転而攻秦
（転 方向を変える）
斬木為兵揭竿為旗
（揭竿 竿を掲げる）
天下雲合而響応
（雲合 雲のように集まる 響応 響のように応じる）
嬴糧而景従
（嬴糧 食糧を担ぐ 景従 影のように従う）
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
（山東 函谷関の東 豪俊 豪傑 並起 同時に起こる 族 滅ぼす）
秦之所以亡天下
（亡天下 天下を失う）
非斉明周最陳軫召滑楼緩翟景蘇厲楽毅之
（斉明 周最 陳軫 召滑 楼緩 翟景 蘇厲 楽毅）
属通三晋之約使秦無東面而攻
（三晋 韓 魏 趙）
秦之時
（秦之時 秦が強大だった時代）
当是時秦人開関而延敵九国之師逶遝而不敢進
（開関 関を開く 延敵 敵を招き入れる 逶遝 ためらう）
秦無亡矢遺鏃之費
（亡矢遺鏃 失われた矢と折れた矢じり）
天下已困矣
（困 困窮）
於是从散約解
（从 従 合従 散 解体）
争割地而賂秦
（賂 賄賂）
秦有余力而制其弊
（弊 疲弊）
以攻天下之国
（攻 攻撃）
国已破矣
（破 破滅）
天下已定矣
（定 平定）
秦人已老矣
（老 老いる）
而新主少
（新主 新しい君主）
国雖完
（雖 たとえ…でも）
已無守戦之臣矣
（守戦 防衛と戦争）
陳渉甕牖繩枢之子
（甕牖繩枢 甕の窓口と縄の戸口 貧しい家）
甿隷之人而遷徙之徒也
（甿隷 農民 遷徙 流刑）
才能不及中人
（中人 普通の人）
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
（仲尼 孔子 墨翟 墨子 陶朱 范蠡 猗頓 大富豪）
躡足行伍之間而倔起阡陳之上
（躡足 足を踏み入れる 行伍 軍隊 倔起 突然起こる 阡陳 戦場）
率疲弊之卒将数百之衆
（疲弊 疲れ弱った 卒 兵士）
転而攻秦
（転 方向を変える）
斬木為兵揭竿為旗
（揭竿 竿を掲げる）
天下雲合而響応
（雲合 雲のように集まる 響応 響のように応じる）
嬴糧而景従
（嬴糧 食糧を担ぐ 景従 影のように従う）
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
（山東 函谷関の東 豪俊 豪傑 並起 同時に起こる 族 滅ぼす）
秦之所以亡天下
（亡天下 天下を失う）

吳廣列傳第一 陳勝字涉陽城人也 吳廣字叔陽夏人也 [illegible]

人所罾魚腹中 卒買魚亨食得書 已怪之矣 又間令吳廣之次所旁叢祠中 夜篝火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

善曰方言曰庸賤稱也

言不及中等庸人也

曰庸常也 言不及中常之人

墨翟宋人 著墨子 [illegible]

[illegible]

墨子 [illegible]

可以墨

孔叢子曰猗頓魯之窮士也 耕則常飢 桑則常寒 聞朱公富 往而問術焉 朱公告之曰 子欲速富 當畜五牸 乃適西河 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 [illegible]

始於涉也

善曰如淳曰 [illegible]

時 [illegible] 阡陌之中 [illegible]

善曰 揭 [illegible]

[illegible]

善曰莊子曰今使民曰某所有賢者 贏糧而趣之 贏 擔也 [illegible]

而陳涉甕牖繩樞之子，氓隷之人，而遷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庸，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俛起阡陌之中，率疲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斬木為兵，揭竿為旗，天下雲會而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崤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不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鉏

善曰 [illegible] 耰 鉏柄也 [illegible]

日鍛鈹有鐔也

同

文選注云 矜音巨巾切 鎩音所介切

曩

曩時 史記陳涉 [illegible]

作 [illegible]

[illegible]

善曰鄧展曰 [illegible]

[illegible]

善曰 [illegible]

善曰 [illegible] 為天下笑

也之同

耰棘矜，不銛於鉤戟長鎩也；謫戍之衆，非抗於九國之師也；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為家，崤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之勢（ほとんどつよかり）也。

魏李大宇薦傅嘏解古文眞寶卷之九

後集

韓文公書部云上張僕射書集註建封令李（ママ）
於検校右僕射公以十五年二月脱汴州之乱依建封于徐
故為不可其論於富貴之人可知也
唐書張建封傳云李（ママ）鄭州南陽人少喜文章能辯論慷慨尚気自許以功名歌（ママ）
度使云 按李辰冬云建封生至穆宗長慶元年甲辰年四月卒年六十七

魏李大宇薦傅嘏解古文眞寶卷之十

後集

又韓文公上張僕射書集註建封令李（ママ）
撃賊事諫執事者多矣未嘗不従事未嘗不亟止之諫不足
聽者辞不足感人心也（ママ）未嘗不反覆（ママ）其言而深思（ママ）之
切身也云
九月一日韓文公自汴州
還之以後元十五年三月
従事書之来自汴州
陽間汴州乱逆来誅
時依張建封至秋歳辞
去建封表為節度推官
官自治嘉中受命
之明日見院中書目
有最入夜帰一件送為
不便乃於九月一日上
書云

書類

（ママ）璿璇検（ママ）之書考（ママ）也（ママ）

放隋文部載此書
（ママ）三十三歳時作此書

韓愈之

上張僕射書

（一左右僕射當日如（ママ）此）

九月一日愈再拜（ママ）
僕射足下（ママ）十五年三月
中故事當月十餘事
明年二月之終皆最入
僕射足下（ママ）十六年庚辰

當時以初受命未敢言古人有言曰人各有能有不能
（謝靈運山居賦云先哲之遺也）
用事変化
（晉文公指曰東五年左氏主猿由子之言）
（當如此）
抑而行之必發狂疾
若此者洪範之所能也（ママ）
若此者洪範之所能也（ママ）

上無以事于公忘其將所以報德者下無以自立焉
（韓文公文作望之）
失其所以為心夫如是則安得而不言凡執事之擇
（張建封也）
能者將謂其能最人也如是也必將有以取之苟有以取
之雖不最人必歸其所取者猶在也下之事上不一其
事上之使下不一其事量力而任之度才而處之其所
不能不強使為最故為下者不獲罪於上為上者未得
（唐人避諱改民為人）
怨於下矣孟子有言今之諸侯無大相過者以其皆好
（韓文公文作望之）
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今之時與孟子之時又
（變教以呂望比於文王宜以之類考古載之可也）

加遠矣皆好其所聞命而奉走者不好其直己而行適
聞命而奉走者也直己而行適（適）者好（好）義者也未
有好（好）利而妄（妄）其君者未（未）有好（好）義而忘（忘）其君者（此一段分
（明是以下盛）
子之言譬張弓幹（幹）之輾（輾）使曲可（可）以（以）為（為）輪（輪）
（輾使曲可以為輪）
惟愈於執事也可以（以）此（此）言（言）進（進）乎（乎）
（章絳太一章絳太一
（附注大
（韓文公文作太）
執事其所從舊矣若寬假之使（使）不失（失）其（其）性（性）加待之使（使）
以為名高而入盡（盡）辰而退（退）申（申）而入終（終）而退（退）幸（幸）以為常
（常）
非不廢事（事）夫下之人聞（聞）執事之於愈（愈）如是也必皆曰執（執）
（或）

韓文公可以言此事注
趙云可以言此言下本可
以此言進

韓文註云好作待

事之好士也如此八字句 執事之待士又禮如此九字句 執
亥之使人不在其性而能有容如此十五字句 執事之敬
人之名如此十字句 執事之
字句一法長短錯綜也 又將曰韓愈之賢
十一字句 韓愈之不論厚於
能使其人待之以禮如此十字句○又連下三字句如
則死於執事之門無悔也一段文勢如狂瀾倒峽
隨行而入遂隊而趨言不敢盡其誠道有所屈於己天下

韓文則字上若加此三字

之人聞執事之於今愈如此 執事之用韓愈宜第
收之而已耳韓愈之事執事亦汲汲 利之而已耳 前陰
此一段只用六句頓挫波瀾絶妙 苟如是雖日受千金之賜一歲九遷
其官誠恩則有之矣將又稱於天下曰知己則天也 受
之恩與受人之知不同國士為知己者死此兩句下得好 伏惟哀其誠
足矜其愚不遺其深察而垂採納焉此三句元緊要句法
亦不敢 愈恐懼再拜
苟且 一旦
為人求廣書終篇次馬遷伯夷之意使增感傷
此段前人才遇知己者之實識使至

韓文十載云
謝啟山文章軒軽不載云

韓愈は孫員外を送る詩に猶厩せ
於唐肅宗説起

入用起次木与馬野説起
来的切文簡明而意圓活

韓愈之

木在山馬在肅邁之而不顧者雖日累千万人未為不
足惠来夜伯楽自楽則
序材與之下来也及至臣石過之而不瞬伯楽来過之而不顧
千載並二駒
孫員外
孫員外

為後知其泯棟宇之材超逸絶塵之足也莊子人間世匠石
之齊見櫟社樹其
大蔽牛其高臨数十仞而後有枝
可以為舟者旁十
数観者如市匠石不顧弟
子走及匠石曰自吾
執斧斤随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
何邪曰已矣吾
無用之物也以為舟則沈以為棺槨則速腐以為器則速毀以為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无所可
用故能若是之寿
○伯楽善見三寒
孫員外雅婿又同姻帝
壻相謂曰姪詩頌之相
姪

以為舟則沈以為棺槨則速
腐以為器則速毀以為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无所可
用故能若是之寿
○伯楽善見三寒
孫員外雅婿又同姻帝
壻相謂曰姪詩頌之相

用起次木与馬野説起
来的切文簡明而意圓活

韓愈之

木在山馬在肅邁之而不顧者雖日累千万人未為不
足惠来夜伯楽自楽則
序材與之下来也及至臣石過之而不瞬伯楽来過之而不顧
千載並二駒
孫員外
孫員外

為後知其泯棟宇之材超逸絶塵之足也莊子人間世匠石
之齊見櫟社樹其
大蔽牛其高臨数十仞而後有枝
可以為舟者旁十
数観者如市匠石不顧弟
子走及匠石曰自吾
執斧斤随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
何邪曰已矣吾
無用之物也以為舟則沈以為棺槨則速腐以為器則速毀以為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无所可
用故能若是之寿
○伯楽善見三寒
孫員外雅婿又同姻帝
壻相謂曰姪詩頌之相

韓愈答陳商書集
注蓋元和九年進士舉
同五年為侍御史貶
連州陽山又量移江陵
掾三年書乃商未第前
以文求益於公而公為
国子先生時作也

韓愈十八歳ニ
謝恩山又量移江
放膳詩歳ニ

而不得知假有見知者千万人亦何足云耳今幸頼天
耳与韓文作黄注曰巡南之巡字疑誤
子毎歳詔公郎大夫貢士若其等比歳博次舉聞是次
詔諸人

胃進其説次累於執事亦不自量已迄執事其知其何
韓文注曰胃音謂
如昔人有薦馬不售於市者知伯楽之善相也從而
首事本与馬連其屋来事本而以馬二字
求之伯楽一顧價增三倍
韓文注本作馬三倍
青秋後説藺代説見者王
ニ炎藺奉説用藺代不説見
伏乃説浮于駑曰人有薦駿馬者比三旦立於市人莫
与言及見伯楽迹而視之去而顧之一旦而價十倍是
陸子駑

答陳商書次明理之文而求仕於當世不投
時好如操琴而立於弄門不能投

舍舟王之妃笑步君子之所不為衛胖而為之迂就

韓退之

煮白石書語高而意遠不能通曉花炊

報又不汉其淺整無過人智識且論文所守甚堅

敢不吐露情實悉自論其不足補吾子所復也舟王好

笑韓子十三篇舟宣王好笑南郭先生不

知笑而濫於三百人之中以飲食祿有求仕於舟

者操琴而往之王之門三年不得入北門吾子數詆

使鬼神之十五敗軒轅氏之律呂前律曆志陽六為律陰六為呂

黃帝之所作也。

晉山聲喻李孟子

客舊之曰王好笑而子數詆之雖王

唐書韓愈傳不記歷古不法先乃為牧帝拜

善特賜中上考帝傳作元寒胡酸諫官作元寒胡酸

作太子朝宋諫曰太子雖賢宜養成其德

帝不聽開元二十三年初置七道採訪使朝

宋以裏州刺史兼山南東道兼判南梁政城有脫王井傳言汉者死行人雖渴田不敢視朝宋移書論神自是飲者七年人更号朝井

翰墨全局云裏有二井飲者死朝宋移書喻神飲者亟人号曰韓公井与唐書本傳異故并引之

如王之不好何是所謂王於琴而不王於舟也謝之姚

使一世人不好得無與操琴立舟門者比歟文誠王不

利於求求不得則怒且殺不知君子必爾為不也文姚而

有味故通之心安有素訪者皆有意於不肯者也暑不

辭讓逐盡言惟吾子諒察

韓文公集下有愈頓首三字

與韓愈論李白書

李白

唐李白皇天自生賢每多其庚星皆景慕之李白乎此書隋矣人一日日人書十九麒麟

後漢書李膺字元礼性簡亢無所交接惟以同郡荀淑陳寔為友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為登龍門桓帝朝拝司隷校尉

白聞天下談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封万戸侯但願一識韓荊州何令人之景慕一至於此耶豈不以有周公之風

以後識韓識荊之語熟

躬吐握之事使海内豪俊奔走而帰之

周公戒伯禽曰我一沐三握髪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

一登龍門則聲價十倍

李膺伝 人有被其容接者謂之登龍門

所以龍蟠鳳逸之士皆欲収名定價於君侯

韓荊州也

君侯不以富貴而驕之寒賤而忽之則三千之中有毛遂使白得穎脱而出即其人焉

史平原君伝秦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従於楚約与食客門下有勇力文武備者二十人偕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門下有毛遂者自賛於平原君曰遂聞君将二十人偕今少一人願以遂備員而行使遂早得処嚢中乃脱穎而出非特末見而已平原君竟与遂偕至楚定従於殿上平原君已定従而帰曰毛公先生一至楚而使趙重於九鼎人皆以為上客

唐書文藝伝李白字太白興聖皇帝九世孫白之生母夢長庚星因以命之西方金星名十歳通詩書既見白異之曰是子天才英特少益以学可比相如然喜縦横術撃剣為任侠軽財重施与孔巣父韓準裴政張叔明陶沔居徂徠山日沈飲号竹渓六逸天宝初至長安往見賀知章知章見其文歎曰子謫仙人也言於玄宗…代宗立以左拾遺召而白已卒年六十餘或云六十二杜子美卒在白卒後八年寿五十九卒旧傳白字太白山東人之遂薦於玄宗乃見金鑾殿論時事因奏頌一篇帝喜賜食親為調羹有詔供奉翰林白晩節好黄老度牛渚磯乗酒捉月沈水中初悦謝家青山今墓在焉有文集二十巻行或云白涼武昭王暠九世孫

白隴西布衣流落楚漢十五好劍術徧干諸侯三十成文章

命年四十有五而卒 李子三十五

曾南豊李白詩集二十巻旧七百若干篇今九百若干篇

歴抵卿相雖長不満七尺而心雄万夫皆王公大人

太白集陽冰云清風明月不用一銭買之見復斎謾録

許與氣義此疇曩心跡安敢不尽於君侯哉

韓朝宗

君侯制作

許東甫諸語云賀知章呼李白為謫仙人出世傳東坡與…後身僕…

侔神明徳行動天地筆参造化学究天人幸願開張心顔不以長揖見拒必若接之以高宴縱之以清談請日試万言倚馬可待今天下以君侯為文章之司命人物

国隠前集五山本云太白豪放人中鳳凰麒麟山本又云余許太白詩如黄帝張楽於洞庭之野無首無尾不主故常非墨工斬木人所可擬議五女黄个請李杜優劣論曰論文政不常如此余以為知言

国隠後集四山本云李白歌白兆山記云雲臥三十年好閑復愛仙…桃花岩…金全聞士大夫有勧白兆山中建李白亭岩下作桃花春巷李白桃花庵不詳作但假画李白肖象

後漢書曰王允字子師太原祁人世仕州郡為冠蓋同郡郭林宗嘗見允而奇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靈帝中平元年黄巾賊起特選拜豫州刺史討撃破之

後漢書荀爽字慈明幼而好学年十二能通春秋論語潁川人為之語曰荀氏八龍慈明無双

同書孔融字文擧魯国人孔子二十世孫幼有異才年四歳与諸兄共食梨融輒取小者人問其故曰我小兒法当取小者宗族奇之其人故造膺門語門者曰我是李君通家子弟門者言之膺請融問曰高明則融与君累世通家衆坐莫不歎息遂妄之年為太中大夫以自春至夏流矢雨集戈矛内接融隠几讀書談笑自若城夜陷乃奔山東云々紂斬朝涉之脛天下謂之無道夫九牧之地千八百君若各刖一人是秋霜之質可也

之權衡一經品題便作佳士而今君侯何惜階前盈尺之地不使白揚眉吐氣激昂青雲耶 以上、皆頌徳 昔王子師為豫州未下車即辟荀慈明既下車又辟孔文擧山濤作冀州甄拔三十餘人或為侍中尚書先代所美而君侯亦一薦嚴協律入為秘書郎中間崔宗之房習祖黎昕許瑩之徒或以才名見知或以清白見賞白每觀其銜恩撫躬忠義奮發白以此感激知君侯推赤心於諸賢腹中所以不歸他人而願委身國士儻急難有

越絶書昔越王句践有宝剣二曰湛盧三曰莫耶四曰魚腸五曰巨闕又越王允常聘欧冶子作剣腸示之薛燭曰非宝剣也取純鉤

韓文十四載張籍遺公第二書書之事故有告吾子昔顔子之庶幾豈待五六十年執事自不視聖人而究聖人之道材不讓於顔子矣著書者以其從聖人之後若顔子独立於世無有所云者也云

唐書張籍字文昌和州烏江人第進士貞元中為国子博士愈好勝人其排駁也不能著書若孟軻揚雄以垂世者愈最後答書曰吾子不以愈無似意欲推之納諸聖賢之域云云籍為長於樂府多警句仕終国子司業

用敢效微軀且人非堯舜誰能盡善白謨猷籌畫安能自矜至於制作積成卷軸則欲塵穢視聽恐雕蟲小技不合大人若賜觀芻蕘請給紙筆兼之書人然後退掃閑軒繕寫呈上庶青萍結綠長價於薛卞之門幸推下流大開獎飾惟君侯圖之

答張籍書 韓退之

吾子不以愈無似欲推而納諸聖賢之域拂其邪心增其所未高謂愈之質有可至於道者浚

籍書云今執古文雖參於我府當四海頌兵之際優游无事不以此時著書而曰俟後或有不及易可追乎
黄氏日抄夫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而乱臣賊子懼之説
争者謂隱公之始年
也夾漈謂諸侯旧用
天子之年卑王失政
諸侯並称元年之春王
正月自杜氏註左氏傳
有周正月今十一月之
説先儒遂多指春秋
之春為夏之建子之月至
胡安国亦謂夏時冠周
公講春秋始謂平周
以且為正書元祀十有
二月知月不易也後乎
周以亥為正書元年冬
十月知時不易也建子
之月非春明矣聖人
語顔回以為邦則曰行
夏之時作春秋以経世
則曰春王正月是以夏
時冠月立万世之道正
紙事于無其位不敢
自専也其実以春為
夏正之春建寅而非
建子可也以月為周之
月則時与月異又存
静而未失也故晦菴先生以為若如胡氏之説則月与時事常差両月恐聖人作經又不若是之紛更也晦菴
考之詳矣尚未嘗質言之豈後学敢知近世惟峨洋戴氏後在

其原有其所歸、旣其根將食其實、此盛德者之所辭讓。（辛未自文王至孔子五代至周三十七王八百六十七年）

造端好口

況於愈者哉。抑其中有宜復者、故不可遂已。（郢重斷輕）（韓文注云於字上一本有至字）

轉 昔者聖人之作春秋也、旣深其文辭矣、然猶不敢公

換 傳道之、口授弟子、至於後世、然後其書出焉。其所以慮

患之道微也。（韓作慮）（深遠而微）（蓋應作籍書之辞）今夫二氏之所宗、而事之者、下（要字作慮 下句唐書張籍傳載此書字作慮 而不作為）

及公卿輔相、（化）吾豈敢昌言排之哉。（執氏老氏）擇其可語者（田主）

誨之、猶時與吾悖、其聲譊譊、若遂成其書、則見（明晙重）（尚書語韓文注本曰昌言猶公言）（説文訓譊恚呼也）

而怒之者必多矣、必且以我爲狂爲惑、其身之不能（毛詩用之）

東宮講春秋常以夏正爲説於時古文亦未見其書昔竊意三代雖有改正朔之事而夫時恐無可改之理今
所撰集始依戴氏在末者擇焉
桓公十有五年夏五 穀梁謂夏五傳疑也胡氏謂疑而不益見聖人之謹也孫泰山胡安定皆曰夏五下筆削
豈不能刊正後人傳之脱漏耳胡文曰字言夏鄭伯使其弟語来盟其五之字為冬亦通長楊公説傳脱
漏之説
東萊詳節史記仲尼
弟子傳孔子聞衛乱
曰嗟乎由死矣已而果死
故孔子曰自吾得由悪
言不聞於耳
孔子嘗適宋与弟
子習礼大樹下宋司
馬桓魋欲殺孔子拔
其樹孔子去弟子曰
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徳
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又
去衛適陳過匡匡人
以為陽虎陽虎嘗暴
匡人匡人遂止孔子
貌類陽虎拘焉五日孔
子使從者為甯武子
臣於衛然後得去
孔子適齊為高昭子
家臣欲以通乎景公
云云
退之唐穆宗長慶四年甲辰五十七卒自梁
普通三年壬寅至長慶四年甲辰凡三百三年也又自梁普通二年辛丑上及魏明帝在位景初二年戊午

恤。（自其中有宜復者至此是）（柳 輕明重詞數鋪敘不雜）書於吾何有。（結）夫子聖

人也、（柳）且曰自吾得子路而惡聲不入於耳。（韓文註云史記云孔子曰自得由悪声不入於耳）其餘輔而

相者周天下、（文勢）（自世）猶且絕糧於陳、畏於匡、毀於叔孫、奔（呉氏陳蔡救陳軍于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間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陳蔡大夫謀曰孔子用於楚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乃相与發徒役圍孔子於野不得行絶糧從者病莫能興孔子講誦弦歌不衰）

走於齊魯宋衛之郊。（韓文作郊）其道雖尊、其窮也亦甚矣。（作文佳）（下字好）

長短有功 賴其徒相與守之、卒有立於天下。（綴）向使獨言之

而獨書之、（應）其存也可冀乎。（結）今夫二氏行乎中土也、（毀於叔孫 見論語）

蓋六百有餘年矣。（韓文作六百年有餘矣）（柳）其植根固、其流波漫、（語健）（下字好）非所（敘老）

以朝令而夕禁也。自文王沒、武王周公成康相與守之、

三百八十五字已上五百八十八字魏明帝景初三年以後至延熙元年以後至延熙十年則凡十年之間所加也

籍書之師之間者其徒數十人或數百人並沒則紀其師之說以為書若孟軻荀卿是已傳者猶以通經尚論集其書不及後其徒為之也後嗣之世發明其事者猶能自作書今師友道喪沒不及猶雖之世

禮樂皆在至乎夫子未久也自夫子而至乎孟子未久也文勢○鋪敘開架猶其勤若此而後能有所立也三國開國行今吾其可易而為之哉易而為之哉轉其為也易則其傳也不遠繞口中事前數言十字當正字

策以故余所以不敢也生下意○猶觀古人得其時行其道則無所為書著賢所為不得行乎今而行乎後者也言著書之意○今吾之得吾志失吾志未可知俟之

六十為之未失也天不欲使茲人有知乎則吾之一命不可期如使茲人有知乎非我其誰誰之意○此點化好○

孟子才也為孫丑章句下並事去者多慮路同日夫子若有不說也然前日慶封於子不免天不欲人自役一時也五百年必有王者與其間必有名世者間周於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天未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為不豫哉

籍書之間柳子雲作法言至今近千載莫有言聖人之道者惟事並于耳之井見執事乃為轉雜無實之說使人陳於前以為歡此開汉學於今為久矣論語學而篇子人競財乎若有不說也然前日慶封於子不免天不知人自役不識其旨執事言論文章不與於古人今所為或有出於世之意殆為博塞之好執事純博塞之好棄無實之說使聖人之道復見於唐虞之不為難

籍書之師之間者其徒數十人或數百人並沒則紀其師之說以為書若孟軻荀卿是已傳者猶以通經尚論集其書不及後其徒為之也後嗣之世發明其事者猶能自作書今師友道喪沒不及猶雖之世

禮樂皆在至乎夫子未久也自夫子而至乎孟子未久也文勢○鋪敘開架猶其勤若此而後能有所立也三國開國行今吾其可易而為之哉易而為之哉轉其為也易則其傳也不遠繞口中事前數言十字當正字

策以故余所以不敢也生下意○猶觀古人得其時行其道則無所為書著賢所為不得行乎今而行乎後者也言著書之意○今吾之得吾志失吾志未可知俟之

六十為之未失也天不欲使茲人有知乎則吾之一命不可期如使茲人有知乎非我其誰誰之意○此點化好○

孟子才也為孫丑章句下並事去者多慮路同日夫子若有不說也然前日慶封於子不免天不知人自役一時也五百年必有王者與其間必有名世者間周於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天未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為不豫哉

又重說見得事理之當然自住○下得好必道如愚則其與衆人辨也有異使事牽引以无為有困彼備此有使事正事使不與正事之五字其復之者

雄所傳之道也若不勝則無所為道吾心豈敢遽忘哉

夫子之言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明回也不愚

抑非好己勝也好己之道勝也己之道乃夫子並軻揚

吾與之高論不能下筆若好己勝者非是也雖識有之

吾子其有憂戚於吾所為哉結有力前書譜

笑應有力一箴警策文

其行道其為書其化今其傳後必有在有特之意也

採旨見詩漠漠之詞
韓昌黎記張而不弛文
弛而不張文武不能一張一弛文
武一道也
豈宮於為過哉韓子
又注云一本作為宮於
為適哉
閻架唐世宰相胡
贄請稅閻架注每屋
兩架為閻上屋稅分
二千中稅半下稅五百
唐會要武
帝為性儉約
盈帝幸倉以備荒
太宗置東宋麻線
貴則下價而出之賤
則加價而收之韓愈
閻架稅文出焉孔子
通之故盈之於已而
備濕之所蓄也

夫子猶有所憾詩不云乎善戲謔不殆曷足記旨張
而不弛文武不為也豈宮於過哉用事中
思乎孟子韓子通焉與吾子則庶幾一味食毕拜

賀本大字諸儒箋解古文真寶卷之十　後集